

名

人

忆

旧



(苏)新登字007号

名人忆旧

作者：斯人

责任编辑：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4

字数：200,000 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81-3/I·363

定 价：4.9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山口百惠	我与三浦友和
18	穆罕默德·阿里	马尼拉之役
28	贝利	第一千个球
35	侯赛因·伊本·塔拉勒	死里逃生
44	索菲娅·罗兰	奥斯卡! 奥斯卡!
51	池田大作	难忘的破镜片
55	撒切尔夫人	人生道路充满曲折起伏
62	李·艾科卡	从珠峰上滚落的滋味
70	诺罗敦·西哈努克	我的艳事和爱情
78	杨振宁	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83	田中角荣	“胡子”的来历
87	理查德·尼克松	回顾水门事件
100	让-保尔·萨特	西默诺先生
104	阿尔芒·哈默	艺术收藏的乐趣
115	赫鲁晓夫	斯大林之死

122	温莎公爵	伊人来我生命中
127	卓别林	《大独裁者》拍摄始末
133	茨威格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137	海伦·凯勒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142	爱因斯坦	我的自述
152	邓肯	我的童年，我的初恋
158	甘地	一次神圣的回忆和忏悔
163	高尔基	我怎样学习写作
173	罗曼·罗兰	罗马的春天
18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访问梅特林克
189	泰戈尔	我的家庭环境
196	列宾	无牵无挂的幸福时刻
199	马克·吐温	童年趣事
203	华盛顿·欧文	平生爱游览
208	卢梭	《民约论》的产生
213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的幼年教育
220	聂卫平	“赌徒”与围棋
230	杨绛	钱钟书写《围城》
243	萧乾	往事三瞥
254	爱新觉罗·溥仪	母子之间
262	巴金	怀念萧珊
280	沈从文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285	盛成	万妈妈
292	老舍	我的母亲
300	丰子恺	学画回忆

308	彭德怀	庐山会议前后
325	许广平	最后的一天
333	朱自清	儿女
342	胡愈之	辛亥革命与我
348	徐志摩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357	毛泽东	童年
369	夏丏尊	弘一法师之出家
377	齐白石	从雕花匠到画匠

山口百惠 (1959—)

我与三浦友和

山口百惠，日本著名歌星、影星，被誉为“纯情偶像”。十三岁时参加演剧界，除灌了大量唱片外，还演出了《伊豆的歌女》、《古都》、《绝唱》、《风雪黄昏》、《血疑》等十七部影视片。1980年，风华正茂的山口百惠宣布与曾和她一起主演过不少影片的三浦友和结婚并从此退出演剧界，这事轰动了全日本。不少人至今深深为之惋惜。

本文记叙了她与三浦友和相识、相恋、成婚的罗曼史。选自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山口百惠自叙传《苍茫的时刻》，由安可翻译。标题为编者所加。

听着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有时会想起我们宣布订婚的那一天来。那天天不作美，从早晨开始就不停地下着雨。

那是三月七日。

当天的雨象是在用钝重的口气对我说：今后的人生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在过分的紧张中，心头又一次意识到正在微笑的他的存在的重要性，我抬起头来瞧着他。

三浦友和，今年二十八岁。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六年以前。

我当时十五岁，脸颊软乎乎的，还带点儿孩子气。虽说是梅雨期中的晴天，可东京的天空一点也不蓝，只是发出一种晦涩的光彩。

为了拍片，我来到砧^①的绿地公园。工作人员还得等一会才到。我穿着制服，在车里呆着感到闷气，就走到车外来了。虽然周围的空气并不叫人感到特别愉快，但我却充分领略了从密室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的感觉。

这时我看到了一辆白色汽车。它离我的车不远，有一位青年走下车来。刹那之间，我和一个全身穿着蓝色运动服的人视线相遇了。但是彼此没有打招呼。我以为他是上绿地公园来锻炼的运动员。他挺健康，以致我立刻有这么个印象。

不久，工作人员给我们作了介绍，互相问了好。他并不强作笑颜，光是说了一句“请多帮助”就走开了。

在摄制工作开始进行以后，我们也没讲什么话。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天地。我感到新鲜的是他从来没有轻率发笑之类的举动，老是用沉着的声音讲话，而且给人一种拙于辞令的印象。平时，人家介绍“这位是山口百惠女士”时，对方总是笑脸相迎的，因此尽管我心里感到惶恐，却也不得不以笑颜相报。

不知是谁说的：“爱情往往是由于意外的发现而产生的。”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我看来，他跟旁人显然不同。初次见面时他的生硬态度，虽然出乎我的意外，但我并没有感到不愉快，这使我觉得惊奇。

他为人毫无矫饰之处，而我却开始无意识地沾染了演员习气的缘故吧，往往难免有虚伪的表现。

在拍摄《涛声》这部电影的外景时，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神岛的小岛上。在到达的第二天，为开拍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我：

“你觉得神岛的居民怎么样？”

我已经在以往的工作中学会了讲捧场话的本领，于是回答道：

“噢，他们非常热情，真是太好啦。”

接下去他说道：

“嗯，我……还只呆了一两天，说不上来。”

我感到胸中一阵隐痛。当时我不禁觉得言不由衷的话讲得太过分了，并为自己不吐真情而害臊。

在拍摄这部电影以前，我俩已经合拍过《伊豆

的舞女》。然而我不可能亲近地同他交谈。相差七岁这个年龄差别在我心中形成了巨大的障碍。他是个对我的天地不感兴趣的大人。特别是当时我很忙，每天的时间都作了安排，下一步干什么自己也没法决定，反正工作给你排得满满的，连睡觉都不自由。我经常在乘汽车的时候打瞌睡，有时到了工作现场还没有醒过来。

我听到他说道：

“睡着了吗？可怜，累坏啦。”

窗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当时虽然还有点迷迷糊糊，这句话却在我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目光开始追随他了，注意他跟年龄相仿的同事谈话时的笑容、声音和言语，同时为自己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而感到惋惜。我曾多次省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但是考虑得越多却越觉得自己冥顽不灵。

后来，随着在工作上经常接触，我俩逐步开始搭话了，偶尔还会开开玩笑。但是我本来就不善于言谈，所以感到很不好受。好不容易谈起话来，却无法让谈话继续下去。事后回想起来，自己讲的话都很枯燥无味。我俩老是谈不下去。这也是由于我已经意识到他是异性，而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却对自己缺乏自信的缘故。

从共事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叫他“三浦君”，象喊同学一样随便。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这样喊他，并且觉得挺自然。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好

意思再这么随便地叫他“三浦君”啦。

我明白自己比他小七岁，不应该称他为“君”^②。这种想法确实有的，但更主要的是：不论在他的名字下面加什么称呼，对称呼他名字这件事本身，我内心已感到犹豫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俩一起演出了不少广告节目，还有《伊豆的舞女》、《涛声》、《绝唱》和若干电视剧……并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被人称为“出色的一对”。我俩每天的生活时间几乎都在一起。我和他合作的时间比跟母亲、妹妹呆在一起的时间还长。我不想说“感情起了变化”，但我起初是把他当“长兄”看待的，后来发现这种心情开始有些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在晴海码头上拍外景时，有一个镜头是我把脸偎在他的胸前，这时他心房的鼓动透过厚厚的毛衣传到我的耳际，我在想：“但愿我能成为怀着特殊的意识倾听这种鼓动的女性……”

这的确是恋爱的实感。

我对异性怀有幼稚的恋情，是在中学一年级的時候。

“喂，山口，这是你妹妹的吧。”

那个男孩子一边说，一边把个白布袋交给我。我妹妹当时念小学一年级，那是她横挂在红书包上的饮食袋，里边有杯子和绘有漫画的维尼龙台布，角落上写着“山口淑惠”。妹妹上下学要从他家附

近经过，大概是妹妹在路上跟同学顽皮时丢掉的。

我接了过来，并且向他道谢。我以前从未跟他深谈过，就这么件小事，要算是恋情，仿佛太天真了些，还是说对他怀有好感吧。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也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有一回把自己编结的手套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

这人是羽毛球队的运动员，学习成绩中上，身子既不特别高，个性也不鲜明，但是讲起话来很幽默，而且有一种悠闲潇洒的风度，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也许因为我不大会讲话，所以才喜欢他的这些长处。从那时开始，我一直爱跟谈笑风生的人交往，善于言谈成了理想中的情人的条件之一。

每当旁人问我理想中的情人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时，我总是回答道：“有兄长气概的人。”我自己是长女，所以从小就希望有一个能向他撒娇的“哥哥”。

我想向他撒娇，想向他吐露衷曲。可我虽然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却没能把它流露出来。我和他的年龄相差七岁。他当时是个二十三岁的美男子，有了意中人也不奇怪，还是沉默吧。如果说出来，毁掉了目前我们这种能微笑着交谈的状态，可就难受了。不是情人也行，只算是一般的同事吧。我生恐自己有进一步的表示将会导致我俩之间关系的恶化。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想当职业演员。文艺界有一

条不成文法，那就是认为在知识技能方面女演员比歌手强。好象注定了，歌手虽然能跻身于戏剧或电影演员之列，充其量不过是歌手风度，总不能具备情趣深远的演技的。

我出席一个熟人开的茶会时，有一个性格派的女演员首先声明“我不是百惠那样的歌手，因此唱不好”，然后才唱了一支歌。我听了这话，心情很不轻松，以致难以回个笑脸，觉得象是受到了揶揄。我感到身为歌手，仿佛是一宗罪孽。

确实，每天都翻来覆去唱着同一支歌曲，是一种单纯的作业，是一种在时间安排上显得很忙的工作。与几乎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女演员”相反，是为了要保住“偶像”地位而受公司驱使的“歌手”。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连自己的意志、感情也没有的人，虽然被人说声“可怜”，暗中却遭人白眼，任人取笑。

这是在某出戏上演时候的事情。那时我的日程是所谓“玩命”的安排，从一个摄影棚到另一个摄影棚，从学校到工作场所，每天这样来去匆忙地赶着。在电视剧的摄影棚里，比我资格老得多的前辈艺人穿好了衣服等着，我一到只拍了规定的场面，就又到别处赶场子去了。这样必然引起剧情发展上的混乱。在这种时候，有一个老演员不依了，我不是直接听她本人说的，所以真假不得而知；似乎是对让她来凑合我的安排，她表示不满。而我呢，既感到对不起她，可又别无办法。我虽然没有傲慢到

认为自己是主角，别人就应该凑合我，却觉得既然是在演剧界的系统中，有时就不得不服从。这个系统并不是我决定的，我既没有表示道歉的机会，也没有这种权利。只是，由于这件事的关系，不由我不越发觉察到“歌手”地位之低了。

他是“演员”，而我是“歌手”。

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过去得了种种奖却一滴眼泪没流。即使是开玩笑，但被他这么一说就觉得讨厌自己的职业了。象被他揭了短，我顿时脸色为之一变。我不能把这句话当作笑话来接受，禁不住将藏在心里的话迸发了出来！

“那有什么关系，我，反正是职业歌手。”

在一瞬间里，他好象也发怒了，狠狠地反驳我：

“职业歌手难道就不是人？！”

他的激怒的口气，使我竟一时无言可答。

我怎么竟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在他的眼里，我一定被看成是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在一种很窘的气氛中，我仿佛向地底下掉去。我相信我在他眼里一定成为最讨厌的人了。

由于我自己的言语不慎，竟把事情驱向与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种对自己的嫌恶，此后有一段时间支配着我的心。我躲避他的视线，也不让他看到我。所以，后来他开始向我求爱时，我感到非常的困惑。

这是不知道第几次到夏威夷去时的事了。

摄影的间歇期间，我们在他的友人陪伴下，驱车出游。由于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也安心而高兴地乘车去了。途中，友人下车去买冰淇淋。就在这几分钟里，他向我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因为过于出乎我的意外，所以我连他当时说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

由于以前发生的事情，由于我们年龄上相差七岁，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会亲口说出他爱我。

不会撒娇，性格刚强，还未脱离孩子气，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简直不相信会有人爱我。

这次旅行难得地有母亲陪着我。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我也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对母亲隐瞒。母亲听了，只是默默地笑着。

从吃惊变成喜悦，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他交给我的电话号码，也有一段时期不起作用。我害怕给他挂电话。号码拨了一半，又把听筒挂了。

那一天的事不是做梦吧？即使不是梦，也许仅仅是开玩笑而已。会不会挂了电话，他只会若无其事地以“什么事？”来回答我？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对于这一次恋爱不抱任何希望。

他表白了心情之后，我们还是每天在工作场所见面。知道了他的恋情，当然不会不注意对方的存在的。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是否隐藏着那次表白的继续呢？我的视线无意识地总是集中在他身上。

但是我想避免把全副精神集中在他身上，不想去探索他的目光，不想去考虑他的话语有什么含义。因此我决定尽可能注意不使自己成为感情的俘虏。

从听到他的表白，到和他单独说话，这期间经过了一个半月时间。

有一天摄影完毕之后，二人将要分别乘上自己的汽车时，他突然说道：

“喂，请转告她，希望给我个电话。”

那种讲法很自然，就象现在忽然想起一件忘记的事情似的。

我呆了一下，一时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她”是谁？又是什么电话？

等到我明白过来这是指的我，是要我给他挂电话，这时我已经回到家里，独自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这样就可以挂电话了，真的挂电话也没有关系啦——这天晚上，我拿起他在夏威夷给我的电话号码，往他的房间挂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也只是他问我答，并没有发展到会话的程度，我大半都是随声附和罢了。我想讲的话，一定会使他感到无聊的。因此他的话中断下来，当然我的话也跟着中断，随后就是沉默。因为看不见脸，特别感到不安，想说也说不下去，想挂断也不行。时间就这样令人着急地过去了。

电话交际开始之后，大约经过了八个月，两个

人才结合了。

通过电话之后，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觉得对“爱人”这个词，增添了一层真实感。我想，虽然跟他通过电话，也不能对结婚和未来抱什么希望。

的确，他是一个出色的男性。既然承认了是爱人关系，有时当然也会有所求的。然而我太缺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了。当他有所求的时候，我也无法满足他，这种有负于他的感觉使我觉得出乎预料地不好受。我虽然信任他，但同时我又不断地说服自己：即使有其他女性的影子也没法子。

这种时候，我为我们的七年之隔而倍觉神伤。这七年间，他跟什么人有过什么交往吗？他是与我无关地独自成长为一个小伙子的，我甚至觉得怨恨。

我让我的思绪奔向他的遥远的过去，每次都受了挫折。

但是，不能因为我和他相互确定了爱情关系，我就可以任凭我的意志随意拉回他的人生和他的时间。除了在电话里或在工作中接触便无法明确知道对方是否在自己旁边的一双恋人，即使有朝一日分道扬镳也无可奈何。我缺乏包容他的一生的器量。

然而，我下定决心：对于我们的结合，我决不后悔。

我到今天为止，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异性朋友；即使不是作为异性朋友，仅仅对这个人抱有好